

傅月庵 著

天上大风

大风起落有时，人间来去如流。

阅读也是一样的吧。

我想。

最后所剩下的，也是一种追忆和渴望，

对于纯真的一种追忆，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

也曾随风而起，俯瞰世缘哀乐，繁华逐乱。

有人指点春郊山外，青空白衫便是我。

此后文字，逐成这一追忆与渴望的指爪痕迹。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傅月庵 著

天上大风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上大风 / 傅月庵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4

(海上风丛书)

ISBN 978-7-80678-899-8

I. 天... II. 傅...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288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07-543 号

© 林皎宏

本书由台北远流出版公司授权出版,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天上大风

傅月庵 / 著

责任编辑 / 杨英姿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5 1/16 印张 16.5 字数 130 千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78-899-8/I·189

定价: 2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录

卷首语	大风起	1
-----	-----	---

大风起时好读书

觅书	7
----	---

北京日记抄	12
-------	----

海上淘书记	19
-------	----

旧书有什么好玩的?	23
-----------	----

夜读散记	27
------	----

速度如何,一天读多久?	31
-------------	----

人生幸福,不过如此!	35
------------	----

藏书有福	39
------	----

干脆自己来出书	43
有人问我关于“书痴”的事	51
书人之爱	58
编辑遐想录	66
关于阅读的一些想法	71
关于品牌与阅读的一些联想	76

世缘心事的遭逢

一个朋友在北京	85
珍爱最是第一声	91
一分明月一分书	97
老书迷范用	103
爱黄裳	109
十年之后当思我	
——戴园辉和他的梅苑书库	115
恋恋三岛	121
父辈之名	129
周公到我家吃粥	134
我的太师父百吉老人	139
不复听卖菱角声,不吃西瓜矣	148

翩翩浊世两公子	154
---------	-----

美田不为子孙谋,但愿良知得自由

——陈逢源《溪山烟雨楼诗存》	158
----------------	-----

编辑鲁迅	162
------	-----

吹散了这个那个人影

关于文坛仙人种种	171
----------	-----

山月冷照探春魂	176
---------	-----

以父之名,泅渡大河	181
-----------	-----

普佐跌了一大跤之后	190
-----------	-----

寂寞小酒馆的悲歌	195
----------	-----

我先是作家,然后才是个律师!	204
----------------	-----

他先是喜欢写,然后赚到了钱	217
---------------	-----

故事书迎面飘来

台湾曾经是个诗人岛	237
-----------	-----

文学史上的福尔摩哈大骗子	243
--------------	-----

托尔斯泰的日本知己	247
-----------	-----

不被祝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	251
-----------------	-----

世事身事·人间梦间	255
-----------	-----

大风起

天上大风之日，我在人阅读书。

“天上大风”是良宽禅师最有名的一幅字。

良宽，这位四处托钵乞食，爱读书爱跟小孩玩手球，

诗好字也好的日本和尚，五合庵的主人。

一八三〇年代某个春天，云水行脚来到新县一处大堤。

许多孩童在放风筝，却苦无好风。

一名小孩拿着一张大纸，要求良宽写字：

“要做风筝的。”

“写什么呢？”

“让风大一点吧。”

于是，良宽写下了“天上大风”四个字。

大风起兮，纸鸢飞扬。

天上正大风，人间好读书。

阅读也像放风筝吧。我想。

书就是风。读了很多书，大风就来了，

你像风筝，顺势而起，便往天空远处飞去，

读越多，风越大；飞得越高，看得越远。

读书有福，福不在颜如玉、黄金屋，

而在于风起之后，你会飞得更高更远更自在。

然而，风有停歇的一日，风筝终有落土的一天。

比良宽更早三百年，中国浙江绍兴，

另一位诗书画奇绝的人物，青藤书屋主人徐渭，

他也爱看放风筝，而且画成图、题上诗：

风吹鸢线搅成团，挂在梨花带燕还。

此日儿郎浑已尽，记来嘉靖八年间。

风筝搅了线，挂在雪花满枝的梨树上，

游兴已尽的孩童伴着燕子归去。

当年这些儿郎如今皆已逝去，

那是六十多年前，嘉靖八年的往事了。

大风起落有时，人间来去如流，

阅读也是一样的吧。我想。

最后所剩下的，也仅是一种追忆和渴望，

对于纯真的一种追忆，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

也曾随风而起，俯瞰世缘哀乐，繁华逐乱。

有人指点春郊外，青空白衫便是我。

此后文字，遂成为这一追忆与渴望的指爪痕迹。

是即此书缘起琐记。

——
大风起时好读书
——

觅 书

你不知道自己为何要下车？或许是厌倦了每天早晚从这个水泥盒子匆匆赶赴那个水泥盒子的单调沉闷，更可能是被日日来去都要看一回车窗外月台上那张铜椅所吸引，念想着坐上去的清凉感觉。总之，在关门蜂鸣响起前一刻，你及时奔出车厢，并且在等过一班车、等走了一对甜蜜相拥的高中生起身后，终于实现愿望，在那双叠掌禅修的铜手上坐了下来。透过衣物传来的丝丝冰冷感觉，十分清晰明白，却没有想象中的清凉。你尽力

回想《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讲述》所言。想了半天，一无所获，还是觉得不对劲、还是想逃。于是你站起来。遵照指示，上了一层手扶梯、扫了一次悠游卡、出了一座回转门，走过三十五级楼梯，出到了地面。天色尚亮的公园里，男女上班族正朝车站快步涌来。那是《死亡株式会社》的《上班贼》、《上班奴》，人人都有一本《上班族罪行录》——就像你一样。逆向的你，扯紧衣服，把外套拉链直拉到脖子底下，竖直衣领。“下午锋面来袭。北部、东北部有雨，气温下降，平均温度摄氏十五度，早晚温差大。”天空真的微微飘雨了。所以你要注意，你千万小心，不能感冒、不能生病，要不，那个这个案子做不完，就会连累别人，就要成了罪人，就惨了。想到这些你就烦，朝着纪念碑方向走去。凉椅上坐着不怕雨的人，两个男的靠得很近。你不免多看一眼。《孽子》吗？不一定。是又怎样？总归是隐私，管那么多干什么？你继续走到了纪念碑前。两个穿黑裙子的女生已踩过踏石，正按着那口奇怪的天圆地方井的井沿掌印，探头探脑朝井洞深处端详。你听得清清楚楚潺潺流水声，听得模糊少女喧喧笑语。黑褐色方块石下，两件红背心晃动着，晃得人心浮动，晃得几只鸽子飞飞落落。驻足的你，一下子想起了麻雀，那群爱吃面包的麻雀。转眼跟纪念碑前花坛上，据说有特别意义的蕃薯藤一样，完全不见踪影了。还是

《鸽子》行,比较够力耐寒,最好是像徐四金那一只。向左转后的你,来到了音乐台。找到最后一排——浓密树荫掩映,地面仍干燥,显然雨落不下——的长条木椅。你坐了下来,静静地却不安心地坐着。你还在找,找这个找那个来看、来想。就像每晚此时此刻已回到家中的你,必须找这台那台的新闻、球赛听想看,用声音、用影像来吸引自己的空乏一样。广场空无一人,只有中毒已深东张西望的你。天渐渐黑下,水泥舞台上有人在走位、兜圈子,排演着什么。“距离电视屏幕不可太近,至少要超过二公尺。”这却太远了。你看得模糊,还是觉得不对,觉得心慌,无地自处。于是从背包中拿出那本塞了很久、读了很久、年代也很久的《清人说荟》:“床袤丈余,广可五六尺。支厚板,去地尺许。朽必易,湿必曝,秽必濯。藉于板者,夏席而冬荐。席宜泽,荐宜厚。皆宜宽。加荐以毡,尤于冬。宜绉布而实以秸,为大枕,长如其床。月一浣,敝乃更。”《提牢琐记》说的囚犯囚室的规矩,比起自己那套不知多久才换一次的铺盖还要用心好多了。关着“二·二八”、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监狱,《赵南栋》小时候住的那地方没这么好吧?光是暗夜里,听到被抓出枪毙者的手铐脚镣曳地匡啷声就够吓死人了!《囚室之春》,真有这种东西吗?斩首跟枪毙哪种较难挨呢?你想了很多、很乱、很远、很不切实

际……晚风还在吹，雨停了。湿润的空气让人头脑稍稍苏醒过来。天光已尽。只靠高高一盏路灯是不行的。如果你很怕瞎眼的话，最好合起书，别看了。你这样告诉自己。再度起身，心渐渐定下来，像是被春雨所润泽了的干燥土壤一样。所以你决定从怀宁街侧门出去，在公园号喝一杯怀念的塑料袋装酸梅汤。你边走边喝边朝衡阳路西门方向走去。这是荣町，是书店街，是人文荟萃之地，是高尚的“城里”《台北古城之旅》的重点地带。旧的巴洛克街屋立面所剩无几，新起大楼东施效颦抓到影儿，味道全不对了。你走着走着，想到了逯耀东，想到了《肚大能容》，想起了“隆记”的上海菜饭、腌笃鲜、葱烧鲫鱼、雪菜毛豆百叶、臭豆腐、油焖笋。你的喉头一干，舌下溢津，肚子饿了起来。你想吃却不得不忍住了。毕竟不是时候。医生才说你案牍劳形、血气滞衰、太胖了、需要运动、不能整天坐着、至少要减重十公斤。你有些懊恼，很是心神不定，正想着说服自己“吃吧！”的借口。骑楼一阵风旋起。你抬起头，眼前即是一个书报摊，竟然还有几本旧书。然后你便看到了。你那个不肯轻易许人的师母所说，她那位惜墨如金才女好友所写的那本散文集。你心中一阵晃动，急忙取下翻看。几年前副刊读过、印象深刻却百寻不获的那篇文章，果然也收录在里面：“生和死，背靠背，我在夹缝中过日子。

不知道明天掉落到哪一边？都无所谓。”你付了钱，拿了书。开始有些兴奋。走几步就翻一页，边走边看。仿佛又回到那个为了应付早自修小考，赶路走读的少年时光。“通过悲哀的极限，奇异微明的心境，如果就是幸福感，那么幸福岂不是像砂金那样，沉在悲哀的河底，泛出幽光？”这是太宰治说的，你却在这书里第一次看到。你恍然若有所悟。合作金库分行过去了。桃源街牛肉面过去了。力霸百货过去了。中华商场过去了。纵贯铁路过去了。中国书城过去了。你终于也渐渐过去了。远远成都路尽头，就是你的被玷污了的城市之河。站在没有圆环的西门圆环，你再看书一眼：“没有根而生活是需要勇气的。”“人类的时间不是循环，是呈一条直线往前奔跑。这就是人为什么不会快乐？快乐是渴望重复。”洁白书页十二级黑字明白写道。你看了看身边成排的黄色出租车、徒步区座椅上不知等待什么的白发老荣民、熙来攘往急急寻找一个水泥盒子好吃饭、约会、坐下、躺下、凝视、窃语、拥抱、亲热的浮世青年、中年、老年男女，你微微一笑，把书放入书包里。拿出水瓶，喝了一口。继续向前走。你决定走上桥、走过河、走回远远属于你的那个水泥盒子。今夜或许不会那么让人透不过气了。这应是在有了一抹《陶杯秋色》的昆德拉说“在落日夕照下，每样事情都会蒙上一层怀旧的余晖，即使断头台也如此”之后。